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黑籍冤魂

第七回 受皇封官衙偏冷落 燒案卷宦海起風波

卻說吳瑞庵花費了十萬銀子，捐了個道台，在京中候選了一年多，居然選了浙江的寧紹台道。報喜的到他寓處來報喜，瑞庵聽了，不勝之喜，賞了喜錢。報子去了，早有他一班朋友鄉親，聽他選了缺，大家都來道喜，準備著酒筵，替他餞行。瑞庵忙忙碌碌，應酬一番，順便向幾個親熟的朋友，討教討教做官的捷徑，官場的禮節。鬧了幾日，領著部文，一路出京來，回轉廣東。

斯時鄰里鄉黨，見他是貴了，心裡雖然鄙夷他是賤種，場面上卻不敢輕薄，見了面，少不得也要奉承他幾句。瑞庵得意洋洋，彷彿蘇季子作相歸來。過了幾時，摒當了家務，選個吉日，領了家眷，到浙江杭州省城。先去見了撫台，然後再見那兩司，再拜會了同寅，又要拜會拜會一班在省候補的廣東同鄉，擇了個黃道吉日，要去上任。

在省各官，自撫憲以下，都要薦幾個人，有的是薦幕賓，有的是薦長隨。瑞庵揀幾個闊綽的薦頭，留下了幾個跟班，聘請了幾位老夫子，然後帶著家眷，領著幕賓跟隨，來接了寧紹台道的印篆。鬧熱了幾日，應酬了一番，就安安逸逸的做他的道台來。

要說這寧紹台道，本是個海關要缺，瑞庵一個市儈，在這通商口岸，要教他辦交涉，怎樣得會合宜？好在他會說幾句洋話，又生來有副奴隸性質，媚外是其長技，所以倒不會得出岔。

列位，這做官是極容易的，辦公有幕友，賺錢有吏役，爪牙具了，官是一個木人兒，用得著他時，牽他出來，攤個排場，做個樣子，萬事都可以糊塗了結。平時盡著在上房左擁右抱，娛樂妻妾，吞雲吐霧，醉飽鴉片，都無妨礙。但應酬要圓到，上司要路，冰敬炭敬，要送得多，這就沒事了。

吳瑞庵是個煙鬼，做了一年寧紹台道，他捐官的本錢，已經收回了。再要想弄些利錢，又以這關道交涉事繁，公事忙了，吃鴉片不能十分適意，要想調個簡缺，休息休息。遂請個紅人兒，在撫台那裡委宛曲折的替他說了好話，撫台也曉得他沒有才幹，不勝得個繁缺，遂把他來調署溫處道。

這溫處屬下都是僻陋地方，公事簡少，道台又是個有名無實的備員，不比州縣是個親民之官，每日總有幾件公事。瑞庵到了溫處道任，真是得其所哉，一應公事，全憑幕友老夫子，自己不過應酬世故，畫一個行而已。

鎮日無事，無非吃鴉片。他本是幾十年的老煙鬼，癮頭又大，自己又要舒服，僱個煙奴替他開煙，終日終夜，只是躺在煙鋪上，公事大小，一概不問，任著幕賓胥吏，顛倒黑白。弄得名聲狼藉，他卻一點不知，一些不曉，所謂：「笑罵由他，好官我自為之。」好在地方偏僻，民智不開，看得個官，就是個皇帝一般，沒有一個人敢來奈何他。衙門中人，見他一個人吃煙吃得這樣，遂也一個個沾染了這種習氣，一班幕賓跟班，衙役皂隸，都是一榻煙霞。這個衙門，簡直變做了一個煙館了。

列位，大凡吃鴉片的人，都是俾晝作夜，晨昏顛倒的。這吳瑞庵吃了煙，自己先是要黃昏起身，那班跟隨伺候的人，自然也要紅日西沉，方才出現。把個道台衙門，弄得白晝裡人也不見一個，冷冷清清，好像城隍廟一般，鬼多沒有一個。到了夜間，東也一張煙榻，西也一個煙鋪，煙燈點得透亮，一星星倒像鬼火。那班煙鬼，一個個橫躺直豎的吃煙過癮，過足了癮，談今說古，熱鬧紛紛，倒像煞做鬼市。要是在白日裡看見他們，都是皮青眼腫，背曲腰彎，真是閻王小鬼一般！

你道吳瑞庵他在署中到底怎樣？其實他並非一事不問，不過無暇及此。若有了要緊公事，師爺看過，送到他簽押房來，請他過目，他要過足了癮，沒有事，也還看上一通，只是不明得什麼道理罷了。

一日有件公事，師爺看過了，送到他這裡來，放在他的煙鋪上。他也不管好歹，過得癮足，就伸手取了那件公事，躺在煙榻上，映著煙燈，沒要沒緊的展開來，從頭至尾，當他新聞報來看。看得心煩，一陣煙迷迷著了，不知不覺將手中公事，送到了燈火上去，一時紙角燃著，就燒起來。等燒到手邊，覺著痛，一驚而醒，連忙撲滅了火，已是燒去了大半，只剩得些紙角。只急他亂跳，搔頭摸腦，沒有了法子，連忙叫人去請刑名師爺來商議。

那班下人，都在外面伺候，聞聽老爺發跳，不知為了什麼，都奔進屋裡來。看見了這樣事，大家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。聽他說去請刑名師爺，有他一個心腹二爺，叫做吳升，答應一聲，三腳兩步的飛奔到刑名師爺處。

原來這刑名師爺，姓錢名必正，也是一個煙鬼，癮頭亦是大的，正所謂物以類聚。這日錢師爺正在過癮，不防這吳升大驚小怪的奔進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師爺，主人有要緊事，請師爺去商量。」

錢必正倒是一嚇，問他什麼事情？他一時急了，偏要說說不出來。錢師爺以為和他作耍，罵道：「狗才！你倒過足了癮，這樣高興，與我錢師老爺鬧玩意兒！」吳升道：「主人實有要緊事務，請師爺過去。」錢必正道：「什麼要緊事務，值得這樣大驚小怪！天大事有我錢師爺在此，不用驚慌。」

吳升道：「適才師爺處送來的那件公事，是什麼公事？」錢師爺道：「這是一件地方緊急公事，由上台通飭下來的，只要照例通飭下去就是了。」吳升道：「主人不留心，把這件公事在煙燈上燒掉了，請師爺去替他想個法子。」師爺聽了，叫聲：「啊呀！這到難了，想什麼法子？怎的東翁不謹慎，會把公事都燒掉？」

吳升見他在那裡出神，催他到主人處去，一同商議。錢師爺見他催促得緊，有些不耐煩，說道：「些須小事，有什麼不了，也值得這樣的吱哇百叫！我道是外國人要殺得來了。」吳升道：「燒了公文案卷，主人的功名有些不保，怎麼說不要緊？」錢師爺道：「早曉得功名不保，應該謹慎些，不要鬧岔來。我看功名亦是小事，你主人只要有鴉片吃就是了，要什麼功名不功名！你不要慌，待我過足了癮，慢慢的再同你去見東翁。」吳升道：「請師爺去了再來過癮。」錢師爺道：「胡說！我的煙癮快要發了，被你在此打擾了好幾時，你等得及一同去，等不及先去報個信，與你主人說我就來。」吳升道：「師爺要過癮，主人那裡盡有鴉片，請過那邊去吃。」錢師爺道：「你主人是小氣量的，平日想吃他一筒鴉片，猶如吃他一塊肉，我這裡是有我的鴉片，誰要去吃他的。」

錢必正一頭說，一頭困下去開煙。那邊吳瑞庵那裡已幾起人來請，吳升催他快些過癮，他道：「吃煙不能性急，你難道不曉得？越是要緊，越發不過癮。你不要催急了我，你看這筒煙，被你催急了，已兩次落下門門來。」吳升無法，只不做聲，看他吃煙。